

经典文学

Classical

夏天糖

田耳——著

X I A T I A N T A N G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天糖/田耳著.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411-4845-3

I. ①夏… II. ①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5070 号

XIA TIAN TANG

夏天糖

田耳 著

责任编辑 梁康伟 孙学良
责任审校 蓝 海
封面设计 叶 茂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周 奇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 mm×203 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845-3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目录

楔 子	1
一、吃糖的男人	13
二、砂桥	26
三、佤城往事	44
四、裸照	62
五、江标	77
六、夏天糖	96
七、老树开花	116
八、去莞城	132
九、涤青	148
十、新生活	163
十一、铃兰	184

十二、美人在侧	201
十三、多事之秋	220
十四、响水幽	242
十五、案件	260
十六、编剧	278
十七、人海茫茫	295
十八、幽谷百合	310
十九、短暂的夏天	328

楔 子

四五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反复来往于莞城和仵城之间。那时候我父母正在闹离婚，本来我也懒得管了，但涤生老说你还是回去看看，你就这一对父母。涤生是我老板，他都这么关心，我不好意思无动于衷，我点点头，他立即叫秘书小涂买火车票给我。……是啊，我想跟涤生说，我就这一对父母，你两对？他的父母我也熟，当时我跟涤青虽还没结婚，但心里已将范医生默认为岳老子了，这话就没说出口。

大家都邻里邻居过来的，都在仵城伏波祠后面的中医院宿舍住过。范医生说我跟涤青青梅竹马，但涤青大我四岁，我就记得她喜欢对我和涤生颐指气使的样子；涤生倒是随时玩在一起形影不离，但两人都是男的，这种关系也不好说是青梅竹马。那一年仵城到广州的飞机还没有开通，现在仵城界田垌的飞机场，前身是“文革”前期即遭废弃的军用机场，仵城年轻人去那里学车学摩托，用不着师傅教，怎么开车都翻不了。那时往来莞城和仵城只有坐火车，费时整整 24 小时零 12 分钟。我其实享受在火车上的慢节奏，这节奏适于我随意地想一点事情，让回忆无边漫游，同时又没人在你耳边唠叨或是吵架。

说我父母正在离婚，这个正在进行时持续了三十多年，不再会让我有半点吃惊。我很早就对离婚这个词形成了条件反射，一

开始我甚至以为这是我的名字，它那么随时随地被我父母挂在嘴边，一听到我就扯着脑袋四处张望，寻找声音的来源，张开嘴等着有东西吃。但吃的东西总是等不来，接下来我往往听见的是吵架和砸东西的声音。我父母这么多年就是这样斗争过来的。我迟迟不结婚显然跟童年的经历有关。一个从小就误以为自己名叫离婚的人，怎么可能轻易地被婚姻套牢？

那次坐火车回仵城，我想得多的还是父母那些往事。

我父亲顾丰年，男，离婚那年 69 岁，现年 73，中学高级教师，大学时学的是数学专业，理化也能教教，最拿手的却是斗蟋蟀。我叫顾崖，而父亲养过一尾蟋蟀，曾经打遍仵城无敌手，他就给它赐名顾小崖，另有一小名叫满崽。有一晚打架连赢三场，这让父亲赚下了三条翻盖白沙烟。当晚父亲喝顾小崖的庆功酒，喝多了，不知怎么吵进了蟋蟀罐子。顾小崖吃他吵出来的东西，第二天一早口吐白沫手脚冰凉，没得救了。我父亲起码有半年魂不守舍，逢人就说我那个满崽死得冤枉，爸爸对不起你呀。

我母亲肖桂琴，女，现年 56 岁，以前干个体户，现在叫作企业家，业务范围很广，以前剥过蛇，到福建贩过水货，现在开餐馆搞建材公司承包建筑工程，甚至还包括修长城——不是指打麻将，正儿八经地修长城。不是孟姜女哭垮过的那道长城，那道长城轮不着她修，她年岁也不够。她修过的这道长城在我们仵城境内。

据说我是两岁的时候弄懂了离婚是怎么回事，在此之前只知道那些唧唧唧唧的乱响是我父母吵架时砸东西。……等我长到七八岁，父亲告诉我，砸东西的是肖桂琴，不是他，因为肖桂琴没文化。那时我父母吵架时砸东西的事情，已经变成段子在伏波祠一带流传开了。传出那些细节的是几个好事者，听见吵架的声

音，他们就劝解说 “哥哥嫂嫂，吵架我们不劝，不要砸东西哟。人在气头上，不要冲锅碗盆碟过不去嘛。” 听见这么一撩拨，我母亲当然就砸起碗来。碗砸完了，好事者又赶紧护住暖水瓶说：“砸砸碗就算了，这个不能砸，这个要好几块钱咧。” 于是，暖水瓶也被砸了。那时候，屋里基本上找不出比暖水瓶更值钱的东西，要不然，凭我母亲肖桂琴的气概，照砸不误砸出一地碎屑，两人冷静下来，坐下来，商量明天先去买哪些东西。日子照样要过下去，不能因为砸了东西就离婚。

那些好事者在外面盛传，两个人都砸东西，但顾老师有文化一点，只砸碗不砸暖水瓶。

那时涤青和涤生听见这些说法，回头就告诉我。我没有看到，因为我懂事以后，父母打算吵上一架，就先冲我说 “崖崽，你到隔壁范医生家里去，我们有事。” 当然，也许并不全是吵架，有时候大白天想做爱了，他们也要支开我才行。伏波祠中医院的宿舍那么逼仄，每家只有两间卧室。我七岁前和父母睡在一间，另一间墙上钉满架子，上面摆蟋蟀罐子下面摆起一层一层蛇笼子。

涤生只大我一岁，没能力把听来的事情复述清楚。涤青大我四岁，她可以模仿得有模有样，还模仿我母亲砸东西的动作。她模仿的动作就像在呵我胳肢窝，不笑都不行。

而我两岁时弄懂了离婚是怎么回事，这是父亲告诉我的，有板有眼。我父亲说我两岁多就问过他离婚是怎么回事，反复地问，眼睛里闪烁着求知的光芒。父亲终于被问烦了，只好告诉我 “离婚是指男的和女的过不下去了，要分开，就像我跟你妈一样。” 据他说，我听后点点头，冲他说 “那好，你们先离婚，我也跟我妈离婚。” 父亲承认，当时他听了这话很受安慰，也很

感动，抱着我说 “好孩子，没白养。”

等我长到十来岁，就不乐意被父母一句话支开。他们叫我去范医生家里，我就说 “你们吵吧，不要管我。看你们能吵出什么花样来。” 他俩一想也是，都这么多年了，哪还瞒得住？便当着我吵起来。我一开始看着还觉得痛苦，慢慢地学会了欣赏，歪着头当戏看。吵架时照样还砸东西。对抗这么多年，两人都有了斗争经验，砸东西只砸父亲的那些书本，那东西可以反复砸来砸去，用不着回头添置。有时候，隔壁涤青涤生来我家，正碰上他俩吵起来。我觉得很没面子，就会冲父母说 “别吵了，干脆你们离婚吧。我谁也不跟，你们把抚养费给我就行。”

我父亲以为我一直向着他。他有文化，在母亲前面总是有着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其实我心里知道，我自小也庆幸有个没文化的母亲，正因为没文化，她也给了我很多文化妈给不了的温存。我记得母亲的乳房起码有父亲三个拳头大，我好几岁了，开裆裤都被缝上了，她还让我吃奶。我撩她衣服她会不闻不问，一边打着毛衣一边任我将乳头咂得吱吱叫。有时候发出的声音太猖狂，她也忍不住说 “轻点轻点，饿死鬼哎，又没人和你抢。” 虽然母亲没少打我，江湖人送绰号 “铁匠娘”，但我更能记住的是她温存的那一部分。父亲当然看不得这种情景，冲我骂道 “真是丢人现眼，像什么话嘛。” 母亲听不得这话，她冲父亲说 “你不要在那里装人，你吃得人家就吃不得？”

隔壁的涤生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他到我家，看到我那么轻易就将母亲乳头吃在嘴里，还嘬出咂咂的声音，哪能不眼热？他回到家里，也要撩他母亲的衣服。他母亲胡会计是个斯斯文文的女人，像古书上写的那样，她随时是病恹恹的样子，蹙起眉头。胡会计不让涤生撩衣角，但也不会骂他，只会把他手拍开，把自己

脸撇到一边，想让他突然省悟什么叫自觉。他却得寸进尺，继续撩。可惜他姐姐涤青总是站出来坏他好事。涤青看不得涤生这副丑态，怒从心生，把涤生揪到一边大骂他“你这个小流氓，真不要脸。你都要读小学了，装什么嫩？哆你个大头哆！”涤生郁闷地说“顾崖天天吃。”涤青说“好样子不学，学丑样子。他妈是搞什么的？他妈是剥蛇的。你想吃你就去当她的崽好了。”

涤青说得也没错，我妈确实是剥蛇的。她不是仵城人，是我父亲下放到广林县时找来的。

父母结婚的时候，是半边户。母亲跟着父亲来到仵城，没有工作，先是去父亲所在的学校食堂当工友，和人打架，被警告、记过直至开除了事。父亲把母亲放在家里赋闲也不是办法，她一闲下来便有百样事情风生水起，父亲只得通过亲戚的关系将母亲弄进贸易公司剥蛇。那时候仵城蛇很多，农民在地头田塍上捡到了，卖到贸易公司。我爱去贸易公司蛇库里看蛇，麻花花的蛇一网箱一网箱堆起来老高。也爱看母亲剥蛇的麻利劲，她用胶皮在拇指上缠一块刀片，一锥头把蛇脑袋扎在案子上，手指轻轻一划一剥，发出豁拉的声音，轻巧得像是给蛇脱去一层袍子。蛇肉很白，剥掉皮还要扭摆一阵，扭着扭着就散架了。蛇皮都是卖去广东。剩下的蛇肉，作为生产垃圾内部处理，贸易公司里的人凭工作证买，一角八分钱一斤。那时候，蛇肉吃得太多，令我很想吃猪肉。猪肉有油。另外，蛇肉吃多了，家里老长蜈蚣，我经常被蜈蚣咬。父亲教过化学，告诉我蜈蚣毒仅仅是些草酸，虽然让人疼痛，但并无大碍，解的办法就是用碱性液体冲洗，比如淋一泡自己的童子尿。我的膀胱比较守时，不能随时尿出来，不像有的小孩嘘几声便有尿，老嘘老有，再嘘还有。再说，蜈蚣经常咬在自己尿不到地方。有一次竟然咬了头皮百会穴那个地方，要是拿

尿去淋的话，就得事先去杂技团学一学顶碗的本事，脑门顶长眼睛似的，看见东西落下来便调整一下脑袋，稳当当地接住。母亲自有简单易行的办法，她吐一口唾沫一抹伤口，立时见效，喊得应。她一开始剥蛇被蛇咬，被剥蛇的同事抬去医院急救了几次，自后她体内就产生抗体，百毒不侵。

母亲虽然没文化，但那年月就懂得创收，补贴家用。光剥蛇赚不到多少工资，她和她的同事都悄悄地把蛇苗带回家养，养得多了还寻找到规律，到计生委领避孕的药拌在蛇食里让它吃下去，让它们忘记时令变化以及发情交尾，专注于长个。长到一定程度，再让我舅舅从广林乡下进城来帮忙，将蛇一箱一箱地拎到贸易公司卖。她也懂得和收蛇把秤的师傅搞好关系，递一包烟，乌梢蛇就卖出了眼镜王的价钱。

四五年前那段时间，我父母闹离很频繁，我应付差事地回去了几趟，没想到他俩真就离了。这和我父亲的性格有关，他是个心高气傲之人，能忍受老婆没文化，将她作为半边户带进城，但忍受不了她本事一天天看涨。他娶肖桂琴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这广林穷乡沓来的女人，竟然遗传了大把赚钱的基因。他可以贫穷，但忍受不了屈居人下。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俩冤家聚头终会散的。

说起我父亲的清高，那也是很有名，他一辈子不得志，却是个大炮筒子，以敢骂领导闻名于珙城教育系统。他们中学的校长胡栓柱就被他好几次搞得下不来台。他们彼此都熟悉，都是混伏波祠这一块。胡栓柱是胡会计的哥哥，涤生的二舅。胡栓柱不学无术，却是人混子，拿了假文凭进到学校里教书，后来他兄弟胡栓梁的小舅子混上了副市长，他也随之摇身一变，变成了中学校长。即使他当了校长，我父亲照样没把他放在眼里，在胡栓柱面

前依然保持着心理优势。胡栓柱虽然书教不好，但走马上任以后，订规矩是一把好手，将日常行为规范的条款增加了一倍，第一条就是“上班不准穿短裤”。胡栓柱首先在教职工会上宣布这一条，我父亲便举手要发言。经允许，我父亲站起来，他质疑说“胡校长，我把短裤穿在里面可不可以？”

胡栓柱说“那叫内裤。”

“那你的内裤是短裤还是长裤？是三角形的还是人字形？”我父亲又说“我已经习惯穿短裤了，不穿的话，穿裆风把那东西吹出风湿病关节炎，如何了事哟。”

父亲是有血性，有钱不会赚，位卑不惧官，因此他注定一辈子不得志。要是他能得志，前提得是胡栓柱之流全都内裤外穿变身超人，唰唰唰一窝蜂地飞离地球。

那次，既然父母真的离了婚，我就走不开，在仵城待下来。母亲帮的忙，疏通关系让我去群艺馆上班。因为我既能写东西又会拍照片，虽然这两者拆开来，任何一样都不突出，但在仵城文化圈里，写东西的大都操不圆照相机，会照相的，往往连给摄影作品取名字都抓耳挠腮。我搞这些事没有天赋，也有童子功的，上手早。我父亲是个老师，心气又高，死活都要让我学有专长。

小时候，父亲提前给我补理化课，见我沒有生就学理科的头脑，很是失望。他总在我面前讲述他以前的辉煌成绩，得了年级第二就痛不欲生，还说他连年是全县小学生的学习榜样，经常被派去乡村学校做报告，别的孩子因为仰慕，总是抢着跟他换红领巾。那时候不作兴签字，表示敬意就互换红领巾。因为，我父亲严肃地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

他以身垂范，但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俟段考，我死活只能拿这么点分数。父亲既然恨铁不成钢，遂就铁打铃铛，即便

硬不起，也要摇得响。他每天压着我写日记，写作文。他找教语文的同事帮我改改，然后老往《亘城日报》寄。一开始几年没被采用，也没有任何回信。过得几年，父亲有个学生调进了《亘城日报》。那学生以前是数学尖子，得了一场脑炎后智力不够用了改投了文科，现在照样也混成了作家。靠我父亲这个弟子帮忙，我十五岁便在《亘城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几组散文还有诗歌，十六岁在《亘城日报》发表了几帧照片，这样一来，亘城就有一些人知道了我的名字。

老一辈的人喜欢把很多事情的成败归结为遗传，或者是一些与众不同的现象。比如我在《亘城日报》发表了文章，就有人传我脑袋上生有四个旋。后来，涤生考取清华以后，伏波祠一带就有传言，说他脑门顶上有八个旋，四个正旋四个反旋。

写文章这事一开始确是父亲压着我搞的，但我慢慢地对此道有了喜爱。甚至此刻，倚赖着在《亘城日报》发表几个豆腐块攒起的自信心，我竟有了写一篇篇幅冗长的小说的冲动。这种冲动也是和隔壁范医生的榜样力量有关。在伏波祠一带，涤青的父亲范医生才符合我心中知识分子的形象。

每次去他们范家，范医生要么在中医院给人把脉，要么在家里读书写字。他读的大都是线装书。晚上我去他们家，总是看见他在书桌上铺开稿纸写文章。涤青告诉我，范医生是在校注一本古代医书，关于五官科医术的典籍。原书万把字，范医生能从这万把字里折腾出几十万字，而且只能用以前的繁体字写，要不然文章会跑气。涤青还悄悄地告诉我，出版社会把范医生的书出版，出出来，书就像课本一样，每个人手里攥一本。

我看着范医生案头上摆起的尺把厚的稿纸，感觉到只有坐在书桌后面不动声色地写写抄抄，才是一种体面的生存方式。我父

亲斗蟋蟀我母亲剥蛇，是不能拿出来跟范医生比的，这么比较简直是卵击石。

再过得几年，我母亲做生意逐渐铺开了，赚的钱越来越多，而范医生老是在写他的那部书，没完没了。他退休后，一天只在家里看四五个病号，赚点油盐钱，然后杜门谢客，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费到写书上面。胡会计开始对他有怨言，在他面前老提起肖桂琴现在怎么怎么样了，骂他真是偷懒，每天不干正事，而且只开方子不卖药。当然，范医生依然怡然自得，若不这样，他会在我心目中垮塌掉。

有一年春节我和涤青涤生两姐弟从莞城回仵城，涤生打电话，叫我初二去他家，说这是范医生的意思。我去他家，一路上在想范医生怎么突然想着要请我吃饭。吃完那餐饭范医生将我拉进书房，案头上依然是一摞稿纸，书依然还没写完。我依然对他充满了敬意，心想一个男人就应该干一件没完没了的事情。

“顾崖，你是聪明人，我要讲什么意思，你大概也明白。”我不明白，却点了点头。我不想在自己敬重的人面前显得愚蠢。范医生说话直来直去 “那好，我就不跟你绕弯了。你和涤青都不小了，你三十一了吧？你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可能太熟悉了反而隔膜，有些事情上塞下阻通畅不了。那就由我这老东西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吧……”见我沒有回应，他又说 “涤生都跟我说过，你十四五岁时就对涤青蛮有好感，是不是有这回事？”

我的脸暗自羞红。我知道涤生指的是哪桩事。我想想涤青，涤青是那么熟悉，我可以随时随地将她纤毫毕现地记起。看着范医生期待的样子，我说 “范叔，我听你的。只要涤青愿意，我能有什么意见？”

“放心，她那边我有把握，才跟你说这话。”

我没想到一辈子的事情竟然被范医生三言两语摆平。那天回到家后，我才意识到我和涤青有可能成为夫妻。她在莞城谈过几个男的，可惜都无疾而终；我泡过哪些女人她也是知道，在莞城，我们时常碰面，也时常把各自的朋友一起带来。那些交往的朋友来去匆匆，而我们几个倒是一直联系着。我不知道和涤青在一起生活会是怎样，躺在一张床上会是怎样，做爱呢？她是蛮有主见的人，而我恰好比较随性。我想到我们至少不会像我父母那样，三天两头吵个不停，就稍稍宽下心来。

我父母离婚那年我回到仵城，进入群艺馆工作。虽然沈馆长曾是父亲的学生，我知道这份工作搞到手，母亲起了关键的作用。虽然现在人们只对赚钱感兴趣，但去群艺馆或者文联谋求一个职位，你便会发现文艺积极分子竟然仍有这么多。

说是工作，实则轻松至极，没事时自行安排。除了年节的晚会和文艺活动需要我去拍拍照片，给群艺馆的剧团写写小品剧，一年办两期文艺刊物，基本上没我什么事了。不光是我，单位里别的人都一样地悠闲。在仵城，我颇认识那么几个熟人，个个貌似有单位，其实一年到头难得上几天班，天天在麻将馆里或者在茶楼里碰，打牌搓麻将，每个人桌前摆一沓钱，一会儿你把一些钱给我，一会儿我又把一些钱还你，循环不已，久而久之那些钱都消耗在了茶水单子上。

沈馆长也不上班，他伙同一票好友，成天出没于仵城的交际场所。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找他——我刚参加工作，多的是手续要办，每打他电话办手续，他就说你把文件弄好，要我签什么意见打个草稿，我帮你盖章就是。沈馆长把章子挂在屁股上，走到哪带到哪。那是颗原子章，不需要蘸印泥。我找他盖章，他可以在饭桌上帮我把字签好把章盖好，而且每一个章都力图盖得清晰圆

润，他用嘴吹吹，再手一挥签上花押：沈二门。他写字有极简主义风格，乍一看还以为是日本人签的。签完字，他有时拽我陪同吃饭，说既然来了，接待工作总是要做一做嘛。我想也是，既然有了单位，班总是要上一上的。沈馆长有一手绝活是弄狗肉，他弄的狗肉要剥皮，刨成肉片，像吃牛百叶一样，在汤锅里卤一下就放嘴里嚼，嘣吱嘣吱，声音脆得犹如生嚼芽白杆子。佤城出去的大画家俞淦品每次回来，点名要吃沈馆长弄的狗肉，吃完了还要将切好的狗肉片打包带走。狗肉吃多了，俞淦品画了一张“老沈烹狗图”赠给沈馆长，一饱口福之后，聊表感激之情。那画大尺幅，挂起来遮得住一面墙，画的是沈馆长赤着上身挥舞两把菜刀，与一群活蹦乱跳的恶狗激战正酣，画面空隙的地方画了不少飘笔，那是狗毛乱飞。

沈馆长爱喝酒，喝多了就拍着我肩头兄弟兄弟地乱叫，叫得我倍感亲切。

沈馆长很少找我，反而是我找他的时候多。有一天沈馆长主动打来电话，要我帮个忙。他说“顾崖，我舅子在鹭庄搞旅游生意，要人照些风景照片，做成广告牌挂在城里。你最近忙不忙？不忙的话你就帮我这回忙。他叫黎照里，是个爽快人，不会亏待你。”

我说“沈馆长，你只管开口就是，我随时可以去。”我很愿意为沈馆长做点什么，投桃报李，纵有拍马屁之嫌，也是发自内心。

何况，黎照里我老早就认识。我记得他当年人长得帅，肌肉爆多，几乎要将胸肌练成乳房了。他打篮球打得很好，司职后卫，盘活全队，在整个佤城都大名鼎鼎。黎照里虽然没在单位上班，逢五一市直机关搞篮球赛，各单位总是抢着把他当外援引

入。他个子不高，却能灌篮，一蹦五尺多高，身子先是拉成反弓形，再往前屈成正弓形，啪，偌大一颗球就喂进筐里去了。

他的职业是在洋广铺路拐角的地方架个摊卖散装槟榔，摊前有一块马粪纸的牌子，上书“正宗湘潭九制槟榔”，底下还写了清香型、甜香型、焦香型、焦苦型，等等。

那时候，市里的篮球赛人们看着照样大呼过瘾。黎照里也会底线转身后仰跳投，看得全场人高声叫好，更不用说灌篮了。我当时还以为灌篮的动作是他发明的，前无古人。

有一年五一我照样在市中心广场看球，黎照里那年代团市委，身披1号战袍。有一次，他灌了篮以后抓住篮筐悬在半空，撒手落地后，脚踩在了先行落地的篮球上面。脚底一打滑，俯趴着便跌在地上。跌伤了脸，伤愈后有半边脸竟慢慢萎缩掉了。即使在大太阳底下，他的脸看上去也是阴阳不定。人却是个好人，脸受了毁容性的伤，只是让雇他的团市委付医药费就完事，绝口不提误工费或者营养费，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损失费。那时候，人们还耻于太计较钱，计较钱就是为人不硬扎。黎照里肯定也认为那次受伤，是自己技术不好，加之没练过狗熊踩球造成的，活该。